

一同成长,是指包括文学、艺术和学术各门类在内的涉藏题材的作者、读者、编者、出版者的一同成长。回望自己 30 多年的西藏工作经历,最强烈的感受就是“一同成长”。宏观说来,这几个群体现已各自初成规模阵容;具体说来,我自己恰好身兼作者、读者、编者和出版者四重身份,就像一个标本,现身说法。在 30 多年时间的两端,同一个人不可同日而语;放大到群体,何尝不如此——同样地天差地别。

完整的题目应当是“与新中国一同成长”,说明一个大背景;也可说“与新西藏一同成长”,强调具体环境;更确切的,是“与新时代一同成长”。在旧中国、旧西藏,虽然有像任乃强先生那样的一批前辈深入藏区考察,作出开拓性的贡献,但毕竟凤毛麟角、吉光片羽。兵连祸结、民生凋敝的时代不可能为中国藏学事业提供生长空间。即使在新中国成立 60 年的前半段时间里,一开始是整个国家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不能不致力于巩固政权,发展生产,有大量的更紧迫的事情例如解决民生问题要做;后来则是各种运动比较多,从“反右”到“文革”,刚刚起步的事业也难免不受到冲击。这些都属于我们的共同经验。所以 1976 年我们进藏时,“十年浩劫”刚结束,对于内地来说是修复,是重建,对于西藏来说,是原本没有,是新建。我们看到了太多的空白,最直观的,是没有文学和学术期刊,缺乏园地。一起进藏的同学秦文玉、范向东,当即着手创办《西藏文学》;随后的 1978 年,藏文版的《西藏文艺》创刊。有了园地和园丁,极大地推助了作者队伍的崛起。现在许多有名的藏学家像拉巴平措、降边嘉措等等,当年都属于文学阵营之一员。汉文版《西藏文学》凝聚了像阿来、扎西达娃、伊丹才让这样的优秀作家诗人;而藏文文学在历来的传统的文史哲合璧的基础上,借助《西藏文艺》,诞生了现代文学意义上的新诗、新小说。总体而

■我怎样阅读

闲中读荒田小品

□陈善璥

我必须承认我分不清散文、杂文、小品的区别,有时我也分不清散文跟小说的区别。我没去管这些,我只接受文章的感染,文章如没有感染的能力,我不读就是了。一般我不会纠缠体裁。一件作品谁能接受到它的提示,谁能享受它,品味它那是另一回事。没有一件作品可以感动所有的人。在这一点上,但丁、达·芬奇、贝多芬、托尔斯泰、罗丹都做不到,这当然不是一篇小文可以讨论的问题。这篇小文只有一件事:说说刘荒田的小品。

刘荒田是一个已经有了大量作品的作家,他已把自己成就为一位精彩的散文家了。我想是不是他大的情感段落成了散文,某些时光碎屑就成了小品。他贪婪地咀嚼自己,一点碎屑都舍不得浪费。像蜜蜂酿蜜,在嘴里反复咀嚼,用生命的酶,把采来的蔗糖转化成蜜。对于荒田来说这就是他的创作过程,他不得不处理他的材料,让它成为一件艺术品。他要赋予作品某种能力,即让人们感受到、认识到那些可能忽略的

■作者·编者·读者

一同成长

□马丽华



左:上世纪 90 年代作者在藏南谷地;右:今日作者

言,是诗歌作为先头部队冲锋陷阵,小说主力军紧随其后,在新时期文学中崭露头角,一度轰动中国文坛的同时,也为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兴起的西藏“文化热”、“旅游热”作了铺垫。

在藏学研究领域同样如此,西藏社科院主办的学术期刊《西藏研究》也是于 1981 年创办的。1978 年卡若遗址发掘

东西。一件作品正因为具备艺术的提示能力才给了我们快感。刘荒田的小品在这方面是做得很出色的。他众多小品的演绎过程,展示了一个不停地、深入地思考的头脑。一个杰出作家与思想家的不同,我想就是他能使人更愉快地在享受中接受真理。

刘荒田生活在底层,他写不出抖交游晒书柜的文章来。那样的文章很有趣,但你要有与顶级名人接触的事实或有囊括中外的经纶。现在写晒书柜的文章只懂中文还不行,文中必须时不时标出几行什么文来才出彩。他还好,把住了自己的弱势:草民一芥。因此想感受生活,读读刘荒田的小品应不错。想不太费劲又得点文字乐,读读刘荒田的小品应不错。像我,早就没有读巨制的能力了,看到长篇,果真优秀,心怀敬意或拍案叫绝;要并不优秀还厚得拿不起,我就深刻敬佩作者体力劳动的艰辛。

小不一定就好,小而好,是极难的事。喜欢古典诗词的人,懂得只有 20 个字的五绝最难做。20 字,要形象、要意境、要语言,没真本事出不得好家伙。刘荒田的小品不愧小而好。他本是诗人,文中诗境随处拾得,许多句子铺张得辉煌。他本是劳动人民(在老家当过知识青年,在异邦做过侍者),提笔即记得劳碌大众。他是华夏子嗣,有一颗处处触动乡愁的心。他文字质朴、平实、着感情、着时间痕迹;善良、仁厚而敏感。也可以说,他的写作极诚实。诚实中闪着机警的光,活泼的语言满盘跳动,百味杂陈,况味便无穷了。

是还有可说的,但读小品的感想也应小,若写得长,我就会被嗤之不识小之道了。

■异域奇葩

索雷斯库：细菌的志向

□高兴



在我读过的罗马尼亚诗人中,马林·索雷斯库(Marin Sorescu,1936—1996)是最让人感觉亲切和自然的一位,亲切到就像在和你聊天,自然到没有一丝做作的痕迹。写诗,其实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做作的味道。当今社会,这种做作的味道,似乎越来越浓了。要避开这一点,不是件容易的事。所谓大艺无痕,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而面对索雷斯库这样自然的诗人,你就很难评说,所有的评说和归类都会显得极不自然。索雷斯库是以反叛者的姿态登上罗马尼亚诗坛的。在教条主义横行的年代,他抛出了一部讽刺摹拟诗集《孤独的诗人》,专门嘲讽艺术中的因循守旧。尽管在那特定的时代,他还是个“孤独的诗人”,然而他的不同的声音立即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在以后的创作中,他的艺术个性渐渐显露出来。他的写法绝对有悖于传统,因此评论界称他的诗是“反诗”。

有人说他是位讽刺诗人,因为他的诗作常常带有明显的讽刺色彩。有人称他为哲理诗人,因为他善于在表面看起来漫不经心的叙述中突然挖掘出一些深刻的哲理,他自己也认为“诗歌的功能首先在于认识。诗必须与哲学联姻。诗人倘若不是思想家,那就一无是处”。有人干脆笼统地把他划入现代派诗人的行列,因为无论是语言的选择还是手法的运用,他都一反传统。但他更喜欢别人称他为“诗人索雷斯库”。一位罗马尼亚评论家说:“他什么都写,只是写法与众不同。”

写法不同,就需要目光不同,就需要想象和创造,就需要一双“不断扩大的眼睛”。

自由的形式,朴素的语言,看似极为简单的叙述,甚至有点不拘一格,然而他会在不知不觉中引出一个象征,说出一个道理。表面上的通俗简单时常隐藏着对重大主题的严峻思考;表面上的漫不经心时常包含着内心的种种微妙情感。在他的笔下,任何极其平凡的事物,任何与传统诗歌毫不相干的东西都能构成诗的形象,都能成为诗的话题。他认为:“诗意并非物品的属性,而是人们在特定的场合中观察事物时内心情感的流露。”

目光和思维,始终都在不停地转动,然后,不得不用诗歌表达,这就是索雷斯库。“你内心必须具有某种使你难以入睡的东西,某种类似于细菌的东西,倘若真有所谓志向的话,那便是细菌的志向”。诗歌因此成为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是个什么都要看看,什么都要说说的诗人,而且每次言说,都能找到一个绝妙的角度。对于诗人,对于作家,角度,常常就是思想,就是想象,就是智慧,就是创新。索雷斯库极为注重创新。他也十分明白创新的艰难。他认为诗歌的艰难到最后实际上就是创新的艰难,“写诗就像弹钢琴一样必须从小学起。我们创作活动中的艰难阶段常常与我们自我更新的愿望紧密相联,我所谈的是主观上的障碍。就我个人而言,我总尽力避免使自己在一种类型中衰老,从一种类型到另一种类型的转变无疑意味着巨大的努力。但一旦成功,你便会享受到一种来自新天地的喜悦。你必须时常努力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自己。”

当然,角度也就是情感,索雷斯库自称性格内向,喜欢含蓄。因此,他的情感往往都潜藏于诗歌的深处。

在四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中,索雷斯库出版了《孤独的诗人》(1964)、《诗选》(1965)、《时钟之死》(1966)、《堂吉珂德的青年时代》(1968)、《咳嗽》(1970)、《云》(1975)、《万能的灵魂》(1976)、《利里耶齐公墓》(3 卷,1973—1977)等十几部诗集。此外,他还写剧本、随笔和评论。他经由自然和朴素而抵达的深刻,确定了他的独特,为他赢得极高的声誉,使他成为罗马尼亚当代的代表性诗人。

关于索雷斯库,诗人车前子在《二十世纪,我的字母表》一文中写道:“很偶然的机会,我读到罗马尼亚诗人索雷斯库的诗作,感动之余,我觉得该做点什么:必须绕开他。诗歌写作对于 20 世纪末的诗歌写作者而言,差不多已是一种绕道而行的行为。”

绕开他,实际上是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最大的认可和敬重。

之后,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又进行了为时 9 年的全区范围的文物普查,加上敦煌吐蕃遗书的利用,这一切都为藏学中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源新信息。传统藏学之外,藏学各学科领域也在扩展和成长:一是逐步地细化、深化了,二是现代多学科加入,包括经世致用的应用学科。出版物是最终的成果体现方式之一。全国现有藏文的出版社 8 家,涉藏汉文的出版社更多,这些年来学术的和非学术的涉藏出版物全都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我来藏学出版社的 6 年里,开始的一两年还在“找米下锅”,现在是来稿之多,应付不了。这说明作者增多了,也说明读者在成长——90 年代凡写西藏的书一般都销得好,现在则是很有选择。当然这与总体数量的增长有关,与读者水平的提高有关。

在藏学人才培养方面,近年来许多民族院校设立了藏学院、系,其它高校如中国人民大学、首师大、四川大学等也都设立了相关藏学研究机构,一代新人正在成长。有一个场景很能说明问题:不久前在藏学家王尧先生八十大寿的现场,王先生的弟子和弟子的弟子济济一堂,真正体现桃李天下、薪继火传。

所有这一切,得益于改革开放大时代。我经常会想到,自己何德何能,何以走到今天,论才学,论付出,甚至论品格,都远远赶不上前辈大师,还不就是因为格外幸运,赶上了好时代,让我这个半路出身的学生有书可读、有事可做。作为藏学队伍中的一员,我感到荣幸;能够通过藏学领域的介入,亲身参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伟大复兴年代,实在是我们今生的大幸,是三生有幸。

赠台湾诗友

(外二首)

□郑伯农

恭祖先生满肚才,遛园携艺踏波来。
椽笔一动诗泉涌,赢得梅花二度开。

梅花山观虎

当年曾是兽中王,辗转腾挪入土墙。
解渴充饥皆特供,安居闲卧有专房。
扑鸡虽可显身手,丧志安能凌雪霜。
利爪钢牙犹附体,雄风霸气已丢光。

吊瞿秋白烈士

胜迹标青史,丰碑立古丘。
羊旗播马列,走笔写春秋。
沪上两知己,江头一重囚。
我来追往事,汀水静悠悠。

2009 年 12 月 于闽西

□[罗马尼亚]马林·索雷斯库/诗 高 兴/译

眉 弓

今天,我遇见一只
爱我的眼睛,
期望我住在
它的眉下。

可是一朵云走来,
眼睛立马关闭,
吓得逃到了
你的脸上,
紧挨着另一只眼睛,
紧挨着并不爱我的
额头和嘴巴。

无 题

女人
爬上树,
男人用双手为她扶住
梯子。

鸟在天空
飞翔,
儿童为他扶住
空气。

星星在夜晚
升起,
大地为它扶住
天空。

雾

雾,如此浓厚
以至于,如果你想摔倒,它会将你拽住。
然而,不时地,有棵树死去,
仿佛回到了家里。

风

改变血液的植物。
就连铁钉的
叶子都纷纷落下。

历史疗法

失眠时,
我就在晚上上床前,
喝上一小口水,
服用一本历史画册。

然后,一边等着药性发作,
一边用手指追踪
赫梯帝国,
可不一会儿,
我又得从开头开始,
因为,赫梯帝国,实际上,就是
埃及帝国,
哦不,就是亚述帝国……

■印 象

曹老靖华先生是我崇敬的一位历史老人。日前收到北大寄来的《曹靖华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红旗出版社出版,2009年11月)一书,不禁勾起我对两年前参加曹老诞辰110周年纪念会的情景和对曹老生前的点滴回忆。

那是2007年10月30日,北京大学主办、多家单位协办了“曹靖华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暨俄罗斯文学国际研讨会”。我应邀参加纪念会并发言,表达一个后辈学子的缅怀之情,感到十分荣幸。

北大的环境和规模变化很大,更加人性化,更加充满21世纪的蓬勃生气。车子在燕园里绕了几圈,才找到纪念会场——“百年世纪讲堂”,这原是大饭厅改建的,大饭厅是熟悉的,它留给我许多亲切的记忆。我是1955年考进北大中文系的,1960年本科毕业后,又读了3年研究生,除每日三餐,听报告和与同学交往,许多活动都是在大饭厅里。

我原本考取的是中文系新闻专业。有一次一位同在校学生会宣传部工作的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高班同学和我谈起,北大语言文学方面汇集了全国一大批著名教授,有在系里的,也有在北大文学研究所的,如系里的杨晦、魏建功、游国恩、王力、林庚、浦江清、吴组缃、王瑶等等,所里的如郑振铎、何其芳、俞平伯、钱钟书等等,他还特别提到北大几个外语系与别的院校外语系有点不同,不是单纯的语言系,而是语言文学系,三个外国语言文学系的师资力量同样异常雄厚,如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主任曹靖华、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冯至、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季羡林,西语系的朱光潜……我中学时爱做文学梦,神奇地崇拜文学大家,希冀自己日后走上文学之路,于是我改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曹老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前辈,无疑是我终生学文学的因素之一。

在学校里,我和曹先生接触不多。我听过他讲授的苏联文学课。但我也曾听过他一次特殊的“课”,也许有些常听他的课的学生未必能有这难得的机会。那是1956年,北大讨论曹靖华先生入党。中文系党总支书记要我们几位申请入党的年轻学生去旁听,他说:“曹先生六十多岁还要入党,你们不到20岁的青年,应当学习前辈们始终要求进步的精神。”那天,我早早地去了俄文楼。曹先生的入党介绍人是文艺界名人冯雪峰和后来担任北大副校长的曹先生“一二·九”时期的学生邹鲁风。会上,曹先生的发言认真、诚实,严于律己,我听了深受感动,增添了不断要求进步的信心和决心。

我增进对曹老的了解和尊敬与老诗人臧克家有直接关系。1964年我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工作,克家是同一单位所属的《诗刊》主编。1969年我们去湖北咸宁中央文化部“五·七”干校锻炼,在5连,我和他被分在一户农家一间小土屋里同住。人老了,易怀旧。干了一天活,晚上克家关切地谈起他的几位挚友,如曹靖华先生、季羡林先生。他谈曹老,不只是泛泛地谈曹老和鲁迅长期亲密的战斗友谊,曹老在中俄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贡献;他谈得很细致,谈了许多鲜为人知却足以体现曹老人格魅力的“细末”。他曾带笑地对我说,他是你的老师,对老师的了解不能只在课堂上,在他的著作里,要领会其人做事的那份精神。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我常去东城区赵堂子胡同克家的寓所,他客厅里挂了几张老友的车幅,都是大名人的,其中就有曹老赠送给他的墨宝。也就是在克家家里,我数次见到靖华老师。他常在下午,拄着拐杖,乘24路公共汽车来看克家。我坐在一旁,听两位历史老人的闲聊。80年代初,记得他俩谈起译著的事。曹老说,现在译著逐渐多起来,将以前外国一些有价值的著作逐渐译介过来是好事,能使国人更加开阔眼界,有助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大业。他说,翻译要精通外文,但懂外文不一定能把作品翻译得好,译者的中国语言文化修养和功力是重要的。他进一步谈到,过去有些译著,译者是花了多年心血,形成了自己的译文风格,现在有些重译本可能在翻译的某些方面有所修正和进步,但译文还不是太经看、耐看,还一时难以替代已有的一些经典性的译著。克家很赞同曹老这位老行家的卓见。克家和克家夫人郑曼几次叫我陪曹老一同乘24路公共汽车回去,“上下车搀扶搀扶,代找个座位”。曹老摆着手说:“不用,我走得了,你们放心!”回想起像曹老这样国宝级年近的文化大师所经历的这个细节,我颇有点心酸的感触。

曹老是翻译大家,也是我国当代一位散文大家。他的《三五年是多久》《花》《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素笺寄深情》《小米的回忆》等名篇是我国散文宝库中的传世之作。不少评论家认为曹老散文的成就在于“思想性强与艺术性强”。有一次在东大桥曹老家里,我为《文艺报》向他求稿。他同我说:“别人说我的散文思想性强艺术性强,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情,有真情。没有真情,打动不了读者,就谈不上什么思想性、艺术性了。散文本质也要求作者写真情实感。”曹老对散文的这个见解很精辟,不仅对我,我想对所有爱写散文的人都大有启示。

曹老的遗体告别仪式我从外地赶回参加了,和他的子女苏玲、彭龄、章谊一起悲痛。1997年我也参加了北大举办的纪念曹靖华先生百周年诞辰活动,后又参加了曹老诞辰110周年纪念会和学术研讨会,面对培养我的母校日新月异的发展,年轻一代日益成长,我真高兴,同时,也深有感触地想,北大历史上有过的一批真正的学者,真正的大师,我们怀念他们,纪念他们。在21世纪的今天,他们那种怀抱国家、民族的利益,刻苦治学,研究育人的精神,是北大值得牢牢记住和长久传承的珍贵财富。

原上草

·第 103 期·

刊头题字：
臧克家

使徒(油画) [比利时]雅格布·约尔丹斯

本版责编:冯德华